

世界文豪书系



歌德文集
GEDE WENJI

13

河北教育出版社

GOETHE

歌 德 文 集

第十三卷

书 信

杨武能 刘硕良 主编

李清华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歌德的挚友席勒油画肖像。F·G·v·库格尔根
绘于1808-1809年，现藏法兰克福歌德博物馆



夏绿蒂·封·施泰因夫人自画像。歌德曾写给魏玛宫中的这位红颜知己大量诗歌和书信



书信

·译 序·

心路历程 智慧结晶

李清华

歌德在世时曾两次出版过书信：第一次是在 1805 年，他把温克尔曼致其朋友贝伦迪斯的信收入他的纲领性艺术史著作《温克尔曼和他的世纪》里；^①第二次是在 1828 至 1829 年，他发表了与席勒的通信集。

在《温克尔曼和他的世纪》前言里，歌德写下了他的名言：“书信理应置于个人可以遗留下来的纪念碑之列，……书信也是一种独白，它可以使我们摆脱欢乐和痛苦、压抑或忙碌……”

应该说，歌德这段话不仅适用于温克尔曼，更适用于歌德本人。

歌德一生写了多少信？这问题谁也回答不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写的信必定比后人所能收集到的要多。魏玛版所收集的歌德书信共出版了五十卷（最后一卷即第五十卷于 1919

① 温克尔曼（1717～1768），德国考古学家和艺术史论家，认为古希腊罗马艺术的特征是“高尚的朴素和静穆的伟大”。

年才出版)，约一万五千封信。这些信，绝大多数用德文写成，极少数用别种文字（例如法文）写成。长的洋洋数千言，短的仅有一两句话。从内容来看，有谈家常、个人生活、友谊的书信，更有阐述自己哲学、文学、史学、美学、自然科学和出版事业立场观点的书信。从形式来看，绝大多数为散文，但也有少数诗体或日记式书信。无论取何形式，它们都是歌德智慧的结晶，生活的印记。

译者在应约翻译歌德《书信》卷时，主编提出篇幅在四十万字左右。因手边没有汉堡版《歌德书信》，我仅找到了1987年10月慕尼黑德国袖珍书籍出版社出版的魏玛版《歌德书信》五十卷和菲利普·施泰因1913年编辑出版的四卷《歌德书信》。然而后者的书信只收到1800年，且几乎篇篇都有删节。因此译者对这卷《书信》只能直接从魏玛版选译。面对着这浩瀚的五十卷书信海洋，译者犯难了。如何选择呢？应持什么标准呢？译者反复思考，认为歌德的书信不能有重要和不重要之分，只能有长短、形式和内容之别。歌德一生撰写了许多著作，涉及哲学、文学、美学、史学等方面的观点阐述得已很全面、系统，书信中的论述虽然也很精辟，可作为论著中论述的补充，但是总不如论著中那么集中和系统，同时又因这卷《书信》有篇幅限制，因此译者着重选择反映歌德生活（个人和家居生活，尤其是爱情生活）和叙述友谊方面的书信作为自己翻译的对象——事实上这两类书信在歌德书信中所占的比重也最大。

下面从歌德生平中各个时期简要地谈谈这卷《书信》的情况。

读者看到歌德的第一封信，是他写给菲兰德里亚田园社（一个青年道德同盟）主席布里的信。此信表达了歌德参加该

社的愿望，感情真挚，我们读着仿佛看到充满朝气的少年歌德就在眼前侃侃而言。

1765年10月，歌德离开故乡法兰克福去莱比锡上大学，在那里呆到1768年8月。读者所看到的第3至第6封信即出自这段时间。这些书信有的描述了歌德的大学生活，有的反映了歌德的初恋。

1768年8月，歌德因病辍学，不得已返回法兰克福。病中歌德念念不忘自己一生中所爱的第一位姑娘——克琴·薛恩科普夫，读者可以看到他写给克琴的五封热情的信。歌德同样也不忘自己的恩师——厄泽尔教授。在他写给这位教授的信中，对老师教诲的感激心情跃然纸上。信中他写道：“责备后的鼓励犹如雨后阳光促进生长、开花、结果。”

1770年10月，歌德康复后到斯特拉斯堡继续上大学，看到了大教堂，结交了赫尔德，收集了阿尔萨斯民歌，泽森海姆田园般的生活使他成为诗人。这年10月15日，歌德写信给弗丽德丽克·布里翁，读者看到的是他写给新女友仅存的一封信草稿。

1771年8月6日，歌德获斯特拉斯堡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尔后他回到法兰克福呆到年底。1772年，青年法学家歌德在威茨拉尔帝国法院供职，结识了夏绿蒂·布甫和克斯特纳尔。歌德在不知他们二人已订婚的情况下爱上了夏绿蒂。1772年9月中旬歌德又回到法兰克福。1772年至1774年这三年中，歌德频频写信给夏绿蒂·布甫和克斯特纳尔，这些书信感情真实，有的言语凄凄切切，如哭如泣，哀感动人。读者如若阅读过《少年维特的烦恼》，即不难感到，这些书信与《少年维特的烦恼》中书信多么相似啊！

这期间歌德致拉罗什夫人、赫尔德夫妇、挚友梅尔克、克

内贝尔、弗·海·雅各比夫妇、拉法特尔、法尔默等的书信，对我们了解歌德的活动都有很高的价值。此外，歌德写给未见过面的古斯琴女伯爵的书信也极为优美动人。1775年4月歌德与莉丽·薛纳曼订婚（同年10月解除婚约）。尔后歌德经斯特拉斯堡到了瑞士。其间认识了银行家舒尔泰斯的妻子巴巴拉（即贝贝），相互倾心。歌德在致信拉法特尔时经常要他转达对她的问候，但却找不到歌德给她的书信。歌德写给莉丽的信也荡然无存，与拉罗什夫人的女儿玛克西（布伦塔诺的继室）火热相爱却没留下书信。

1775年11月7日，歌德应卡尔·奥古斯特的邀请来到魏玛。正如歌德的挚友克内贝尔所说：歌德像颗星出现在魏玛。在此后的十年里（歌德原想暂住一段时间离开，可后来公爵离不开他），歌德与公爵形影不离，陪同公爵出游或狩猎，活跃在社交场合，与此同时歌德的创作也趋于停顿，作品比以前少了许多。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卷书信，有二百八九十封即出自这十年。

歌德在到魏玛前已看到夏绿蒂·封·施泰因夫人的侧面剪影，到了魏玛后很自然地认识她本人。在与这位比自己大七岁的夫人交往中，歌德爆发出对她炽热的爱情。施泰因夫人成了他精神生活的中心，成了他生活和希望的准则。他这段时间的创作是在她的影响下进行的。他们或形影不离，一道阅读文学著作，一道研究斯宾诺莎，或频频书信来往。在这十年里，歌德写给施泰因夫人的书信总共有二三千封。译者选择了其中一百多封用散文写的书信。这些信长短不一，内容有写创作和旅游生活的，更有抒发自己情感和爱情的，但都充分表现出歌德内心的激动。尤其是1781年他致施泰因夫人的信，更是充满激情。如第428封信中曾说要在她面前“跪下来”。附带写一

笔：也是在这一年，歌德写给她的信中流露出他与公爵的不和谐，说“不想当傀儡”（见第266封信）。

译者选择的这时期歌德致友人的另外一百多封信中，有的流露出悲观情绪（见第238封信），或因工作关系而产生的心理不平衡，如说自己“是个职责的可怜奴隶，命运让我与职责联姻”（见第321封信），说自己辛苦“不是我的意志，而是更高权力意志得到实现”（见第287封信），还说自己的“时间被夺走……先生们可以过着轻松的生活”（见第288封信）；有的对自己被封为贵族并不感到怎么愉快，说自己是“接受命令”（见第327封信）；还有的批评米勒作画功底不足，提出平凡“真实”、简单“高尚”等主张（见第240封信）。

歌德自1784年开始倾向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许多信中报道了他的丰硕成果，例如他向赫尔德报告自己发现人的颌间骨，充满了喜悦的心情（见第323封信）。另外，歌德关于音乐、戏剧、美学和绘画（尤其是铜版画）的见解以及他扶弱济贫的善举在这时期的书信中都有反映。

早在魏玛时期，歌德就向往意大利这个文明古国。1786年9月初，歌德终于从卡尔斯巴德通过书信向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告别，对自己的工作做了交代，前往直意大利（见第359封信），从而开始了他生平中意大利旅行与席勒的合作时期。译者选择了歌德从意大利发回的书信十一封（第360至370封信）。信中他畅谈自己在意大利的感受，说“一切都是新的”，“生活在一个完全喜欢感性享受的民族中间，对我精神疗养多么有益”，“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享受到宁静和家庭的和睦生活”（见第360封信）。歌德在意大利过得非常潇洒，他观赏自然景色，古罗马遗址、建筑和绘画，收集古画，有时自己“画了一整天画”（见第363封信）。在魏玛的十年，歌德从没像在意大利

利这样生活过。可他“有某些预感，……这种平安快乐将与其他好事一样留在意大利”（见第368封信）。

歌德从意大利寄给施泰因夫人的信，在这本选集中收了三封。从这些信的文字来看，他对她的爱依然一片真诚。1788年6月18日，歌德回到了魏玛。同年7月，他与23岁的克里斯蒂娜·乌尔庇乌斯同居。8月24日，他在致施泰因夫人的信中写道：“……我会重新获得你，永远不离开你。”然而，歌德1789年2月写给她的信则预示着他们可能分道扬镳。6月1日歌德给她的信中对他与克里斯蒂娜的关系作一番解释。但6月8日歌德致施泰因夫人的信之后，他们长达十四年的爱恋关系即告结束。

歌德1790年3月又到意大利旅行。但我们从他致卡尔·奥古斯特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对这次旅行并不满意，说“这次旅行给予我对意大利的爱以致命性的一击”（见第390封信）。

1789年12月25日，克里斯蒂娜为歌德生下一男孩（奥古斯特）。歌德其时以及后来相当长的时间虽然仍未与克里斯蒂娜举行结婚仪式，长期称她为“小女友”（有时则称她为“孩子”、“亲爱的小女人”），但他们实际上已组成家庭，已是夫妻，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每逢歌德到外地，总是书信来往频繁。译者从这时期中歌德致“小女友”的书信中选择了四十多封。歌德在信中处处表现了对“小女友”的爱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同时也向她报告了自己的生活、健康和创作状况。这些书信语言朴实，感情纯真，读来亲切。

从1794年至1805年席勒逝世止，德国两位最伟大的诗人歌德和席勒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和合作关系。这期间两人书信来往共一千零十三封，歌德致席勒的书信约五百封。译者选择了其中的五十封。这些书信是两位诗人合作和友谊的见证，对叙



事谣曲、小说（如《威廉·迈斯特》）、戏剧（如《浮士德》、《华伦斯坦》、《威廉·退尔》等）的创作以及一些理论（如“三一律”）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同时歌德也报道了自己在学术方面的研究情况。歌德非常珍惜与席勒的友谊，对与席勒的合作关系给予高度评价，例如他写道：“若是没有我们的关系我肯定几乎完成不了此书（即《威廉·迈斯特》——译者）”（见第451封信）。歌德还在第473封信中说席勒对《浮士德》提的意见很中肯。

歌德对席勒的逝世非常悲痛。他在后来致好友策尔特的信中说他“失掉了一位朋友，并随着他而失掉了我一半生命”（见第529封信）。

歌德致父亲的信没有留下来，留下来的致母亲和妹妹的信也异常少。译者在本选集开头选译了一封诗人致妹妹的信。至于歌德致母亲的信，译者共译了七封。它们对于我们了解歌德与家庭的关系，都是很好的材料。在第528封信中，歌德报道了自己害病（丹毒）时“小女人”不辞辛苦地侍候，奥古斯特表现得十分勇敢。这更加深了歌德与克里斯蒂娜的感情。

从席勒逝世至歌德逝世这二十七年间，译者共选译了七十三封信（从第529封信开始）。其中给家属（克里斯蒂娜、奥古斯特和儿媳奥蒂莉）的书信二十一封。其他五十多封多数系致哲学、音乐、文学、自然科学界名人，如黑格尔、谢林、贝多芬、克莱斯特、格林兄弟、威廉·洪堡、克林格尔、蒂克以及后来成名的贝蒂娜·布伦塔诺等。这些信对于我们了解歌德与这些名人的关系提供了材料。另外，第533、576、586、587封信对于我们了解歌德生平最后两个站也很有价值。

译完这卷书信，通读之后，萌生了这样一个感觉：歌德的书信大体上也有它们发展的几个阶段，早年书信充满激情，青

年时期的书信激情多于理性，中年书信理性多于激情，晚年书信则充满理性。但无论哪一时期的书信，都是优美的散文。致克琴·薛恩科普夫和夏绿蒂·封·施泰因的书信，很多是写得极为精彩的情书。

如前所述，这卷书信系根据魏玛版译出。译文格式保持原貌，只是落款“歌德”名字后不再加标点。注释附在每封信之后。由于魏玛版只有人名地名索引，而无注释，所以这里的注释除参考索引外，主要参考菲利普·施泰因版《歌德书信》以及百科全书和文学词典注出。译者在注释方面已尽了最大努力，但仍会有须注而未注之处，请读者见谅。原文书信提到书名时均无书名号，译者在译文中虽已补上，可能还不够完全。歌德到魏玛后至晚年大多数书信均非出自他的亲笔，而是由歌德本人口授，秘书或佣人记录而成。信中有歌德习惯用语，一些人名和外来语词汇常有与现代德语不同拼法或拼错或无变音的情况，增加了翻译的困难。因此而产生的不足或错漏之处，请读者指正，以便再版时弥补。

译者在开始翻译歌德书信时，曾得到在南京大学执教的德国专家魏伯特（Bernd Wittek）及其夫人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目 录

译序·心路历程 智慧结晶	李清华	(1)
--------------------	-----	-----

书 信 (上)

1 致路德维希·普芬堡·封·布里	1764年5月23日	(3)
2 致索菲·科尔内莉·歌德	1765年6月21日	(5)
3 致约翰·雅各布·里泽	1765年10月20日、21日	(6)
4 致威廉·卡尔·路德维希·莫尔斯	1766年10月1日	(9)
5 致贝里施	1767年10月初	(10)
6 致贝里施	1767年11月20日	(12)
7 致克琴·舍恩科普夫	1768年11月1日	(14)
8 致亚·弗·厄泽尔	1768年11月9日	(16)
9 致克琴·舍恩科普夫	1768年12月30日	(18)
10 致克琴·舍恩科普夫	1769年6月1日	(20)
11 致克琴·舍恩科普夫	1769年8月26日	(23)
12 致克琴·舍恩科普夫	1770年1月23日	(25)
13 致弗丽德丽克·布里翁	1770年10月15日	(28)

- 14 致约翰·丹尼尔·萨尔茨曼 1771 年? 6 月 (30)
- 15 致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 1771 年夏 (31)
- 16 致约·丹·萨尔茨曼 1771 年 8 月底? (32)
- 17 致约·戈·赫尔德 1771 年秋 (33)
- 18 致约翰·克里斯蒂安·克斯特纳尔 1772 年 8 月 8 日 (35)
- 19 致约·克·克斯特纳尔 1772 年 9 月 6 日 (36)
- 20 致约·克·克斯特纳尔 1772 年 9 月 10 日 (36)
- 21 致夏绿蒂·布甫 1772 年 9 月 10 日 (37)
- 22 致夏绿蒂·布甫 1772 年 9 月 11 日 (38)
- 23 致约·克·克斯特纳尔 1772 年 9 月? (38)
- 24 致约·克·克斯特纳尔 1772 年 9 月 25 日 (39)
- 25 致约·克·克斯特纳尔 1772 年 10 月 (40)
- 26 致夏绿蒂·布甫 1772 年 10 月 8 日 (41)
- 27 致约·克·克斯特纳尔 1772 年 11 月初 (42)
- 28 致约·克·克斯特纳尔 1772 年 12 月 25 日 (43)
- 29 致约·克·克斯特纳尔 1773 年 4 月 7 日? (46)
- 30 致夏绿蒂·布甫 1773 年 4 月 7 日? (47)
- 31 致约·克·克斯特纳尔 1773 年 4 月初 (48)
- 32 致约·克·克斯特纳尔 1773 年 4 月 10 日 (48)
- 33 致约·克·克斯特纳尔 1773 年 4 月 21 日 (50)
- 34 致约·克·克斯特纳尔 1773 年 6 月 (51)
- 35 致约·克·克斯特纳尔 1773 年 8 月中至 21 日 (52)
- 36 致约·克·克斯特纳尔 1773 年 9 月 15 日 (54)
- 37 致索菲·封·拉罗什 1773 年 10 月 12 日 (57)
- 38 致约翰娜·法尔默 1773 年 10 月 18 日 (57)
- 39 致夏绿蒂·克斯特纳尔 1773 年 12 月 31 日 (60)
- 40 致贝蒂·雅各比 1774 年 2 月初 (61)

41	致戈特弗里德·奥古斯特·毕尔格	1774年2月12日	(62)
42	致弗里德里希·戈特利布·克洛普施托克		
	1774年5月28日		(63)
43	致索菲·封·拉罗什	1774年6月初(5月!)	(64)
44	致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		
	1774年8月13日和14日		(65)
45	致索菲·封·拉罗什	1774年9月15日	(66)
46	致约·克·克斯蒂纳尔	1774年9月23日	(67)
47	致夏绿蒂·克斯蒂纳尔		(68)
48	致约·克·和夏绿蒂·克斯蒂纳尔	1774年10月	(69)
49	致索菲·封·拉罗什	1774年10月21日	(70)
50	致赖希	1775年1月2日	(71)
51	致约·戈·赫尔德和卡萝莉内, 娘家姓弗拉克西兰德		
	1775年1月18日		(72)
52	致奥古斯蒂·施托尔贝格女伯爵		
	1775年1月18日至30日		(73)
53	致毕尔格	1775年2月17日	(74)
54	致约翰娜·法尔默	1775年3月	(75)
55	致索菲·封·拉罗什	1775年3月15日	(76)
56	致索菲·封·拉罗什	1775年3月21日	(77)
57	致奥古斯蒂·施托尔贝格女伯爵		
	1775年3月19至25日		(78)
58	致克·封·克内贝尔	1775年4月14日	(79)
59	致约翰娜·法尔默	1775年5月24至26日	(81)
60	致索菲·封·拉罗什	1775年6月12日	(82)
61	致夏绿蒂·克斯蒂纳尔	1775年6月19日	(83)
62	致约翰·卡斯帕尔·拉法特尔	1775年8月3和4日	(84)

- 63 致梅尔克 1775年8月8日 (85)
- 64 致赖希 1775年8月29日 (86)
- 65 致梅尔克 1775年10月8日或11日 (87)
- 66 致索菲·封·拉罗什 1775年10月11日 (88)
- 67 致奥古斯蒂·施托尔贝格女伯爵
1775年9月20日至11月22日 (89)
- 68 致约翰娜·法尔默 1775年11月22日 (91)
- 69 致约·戈·赫尔德 1775年12月12日 (92)
- 70 致约·卡·拉法特尔 1775年12月21日 (92)
- 71 致约·戈·赫尔德 1775年最后一天 (94)
- 72 致约·戈·赫尔德 1776年1月2日 (94)
- 73 致约翰娜·法尔默 1776年1月5日 (95)
- 74 致夏绿蒂·封·施泰因 1776年1月16日 (96)
- 75 致梅尔克 1776年1月22日 (97)
- 76 致约·戈·赫尔德 1776年1月24日? (98)
- 77 致夏绿蒂·封·施泰因 1776年1月28日 (99)
- 78 致夏绿蒂·封·施泰因 1776年1月29日 (99)
- 79 致夏绿蒂·封·施泰因 1776年1月底? (100)
- 80 致夏绿蒂·封·施泰因 (101)
- 81 致戈特弗里德·奥古斯特·毕尔格 1776年2月2日 (101)
- 82 致奥古斯蒂·施托尔贝格女伯爵 1776年2月11日 (102)
- 83 致夏绿蒂·封·施泰因 1776年2月12日 (102)
- 84 致约翰娜·法尔默 1776年2月14日 (103)
- 85 致夏绿蒂·封·施泰因 1776年2月23日 (104)
- 86 致夏绿蒂·封·施泰因 1776年3月14日 (105)
- 87 致约翰娜·法尔默 1776年3月6日 (105)
- 88 致梅尔克 1776年3月8日 (106)